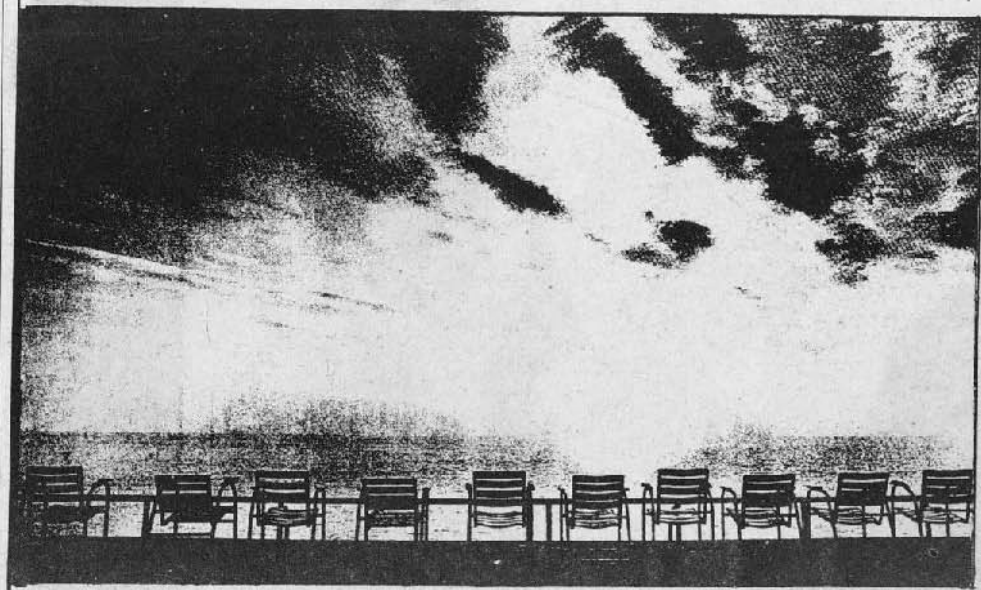


海的疑懼

○李笙



當海風只剩下乾燥的松聲
我在岸邊徘徊猶豫，看着
午陽西下斜斜，漸漸染黃
手中迅速沉重的詩集
迅速的我發覺夢與現實
是一洋混濁的海
而我們選擇流放，忘了
水與歷史的涵義

當海風只剩下荒蕪的松聲
我在尖拔粗銳的岩石上獨坐，讀着
海外捎來的詩集，一些熟悉
然而遙遠的名字：渡也、苦苓、楊澤……
夕陽美艷，在水平線彼端熊熊
焚着恐懼一片，迅速的
我感到一陣淒然的喜悅，彷彿
千年前水的真理依舊
啊，依舊有人繼承，在海外……

當海風只剩下寒涼的松聲
我在海邊沉足，撫摸着
水在溫暖中的冷意，迅速的
天空全黑了下來，晚雲下

73
砂勝越星虛社社
文藝雙週刊
P.O. BOX 1280,
93726 KUCHING.

一隻灰鳥懶懶撲飛——
滾滾東流啊，我們能夠任由
飛鳥離開樹林孤飛任由
夢在夢中愛懼任由
時間在時間中熾失任由
啊，歷史在歷史中空白？

當海風停息無聲
我懷着詩集站在高處，企盼
一顆星牽引永恆的方向
傳達終極的意義……
而我們，流放南方的我們啊
如何能夠忘却維持
維持思索的姿勢？面對
詭譎的黯淡的星光，以及
最初我們灼亮的源頭

一九九〇年一月十日

寫在白色冬夜

○梁放

(繪上期)

也不知那是什麼心理。知道自己在這里不過是暫時性的逗留，老新望有異於往年的事物在這期間出現，聽說今年下雪比往年多，心里就有一份說不出的喜悅。看雪景已不是生平第一遭，但是就是說不出所以然來。保守黨執政這麼多年，以前在英國時，就一直是在保守黨的天下。老實說，不知這里什麼時候大選的，我倒想看一看工黨執政的情形有什麼差異。對了，幾年不來干擾的流行感冒也在最近傳播整個不列顛島。這也是一種經驗，但是生病的日子并不好受。

X X X X X X
上星期二，我與四個法國來的同學在格拉斯哥看「馬克佩斯」，去前也沒看節目表之類，反正那是看了好幾次的戲劇，也不追問怎麼樣的一場製作。到現場時，發現它竟是在一所古老的車站里演出，位置上也沒編號，而且劇本向著觀眾微斜，其上還坐著一圈穿著日本古裝的人，正敲打着峇里島上所聽到的音樂來。我們找到位子坐下，不久，戲也開場了，原來「馬克佩斯」已變成了日本人，「馬克佩斯夫人」是峇里島上的波里尼西亞人。道具都是最簡單的，音樂也是最簡單的，燈光效果也是最簡單的，但製成的效果卻是那麼令人震驚。

就說燈光吧，在謀殺的一場戲里，台後直掛的幾條白布給燈光照得通紅。而「馬克佩斯夫人」在神智有點錯亂的時候，燈光只照在她的身上。台後那一些白布幔，僅有一條給照亮，襯着演員的剪影。藝術的形式其實可以那麼簡樸的。看了令人感到開心。我們上回談到「濃縮」，我在摸索中找到這一個規律，這一回又一次找到了證明。不管莎士比亞的劇中人是不是已變成日本人，不管那些導演想盡法子把原有的傳統演法打破，他總還沒跳出千百年來已給定下的藝術規律。說真的，我們都刻意在創新，但別忘了，要變嘛，還得有些

傳統以及經得起歲月洗滌的巨著為基礎。「尤利西斯」不容易看得懂，主要的還不是它的形式，因為里頭所提及的典故，非得有一定的學識程度不可。「尤利西斯」至今沒有中譯本，看原文的人一定也不多，我沒看過，但我聽下住着一個博士研究生，他看過，說很好看，但不容易看。無怪有個什麼教授看了一遍再提。看完它，的確是一個大工程。當年我把「戰爭與和平」一口气看完，就有那種感覺。

看了一場「馬克佩斯」，走出劇院時，整個人幾乎給凍僵了，其他人都說不太冷。同班的女同學柏德莉莎摸摸我額頭，說我穿得單薄，忙把毛衣給我套上。我們一路上罵著車回愛丁堡。第二天上課時，我們同班的三個「囉囉呼呼」地流著鼻涕，結構系的另外兩個當天沒見着，但第三天去與他們一上愛德華教授的課時，才知道他們都病了。我們坐了十五分鐘，教授沒來，大家紛紛離開，本來全部只有十四個人，不用三下子，大家全走出課室，說當教授那個老頭自己先犯上流行感冒而散了。上一回，柏德莉莎說不舒服，我給她煎了一杯「黃老吉煎茶」，她就很見效。這回問有沒有別的藥可以醫流行感冒，我想也沒想，說有，她與昨晚同去看戲的皮爾跟我回到宿舍來。我記得房裡還有一罐白中國店買來的清涼茶，但途中，我才想起何不不妨把土方試一試。趁他們在我房裡閒聊的時候，我快手夾開進廚房忙了一陣，端出來時，都說嗅到了鼻子都快通了，喝了確立刻見效。果真如此，大家追根究底，我才把秘方說了，大家仍不相信，與我到廚房看個究竟，掀鍋一看，那兒顯然是我剛用碎樹枝搗爛的藥。在澳洲，那些土人的藥方最近已開始受重視。古老世代相傳的文明是不容我們隨便可以否定的，對不？
X X X X X X

外邊仍紛紛下着雪。
早上去商店買東西途中，看見

幾個會計系的大馬學生在堆雪人。我忘了應該上圖書館，忙把書包交給一個同學保管，竟也忘我地參與一份。後來想起校園後的牧場，那一天片的草坪，以及那些葉子已落盡的樹林，都相約先往。大家圍步走着，在雪地里與那呼嘯的風搏鬥，說不出的刺激。在一處見到有兩個蘇格蘭人在坐雪橇，自坡上滑到坡下，十分好玩，我向前與他們借用一個，大家玩得十分盡興。

城里的古堡也給雪花封蓋了，只露出不顯露的階梯。
街上因為積雪給踩成冰，十分滑，而且十分骯髒，若不是買東西，真不想出去。說真的，來了三個月，我很少外出，次數可以數得出來，不過在迎週的時候，我在校園里頭得得慌，而我們又比一般學生慢了一個星期才上課，那一段日子我隨着學生會的車幾乎跑遍了整個愛丁堡城里的名勝，當時沒拍照，但記住的還不少。你看過「金銀島」吧，作者史地芬生就在愛丁堡住過。史地芬生小時候因為肺癆，失去了童年的歡樂，他每天自窗戶望外，外邊有個公園，園里的湖中央有個島，當時那兒時常聚集一些航海的人，小小的史地芬生自此開始他的豐富幻想。「金銀島」這本書的整個藍圖就在他窗口的公園里，奇怪嗎？那個小小的空間，竟給構成有海盜有計謀的金銀島。可見人的頭腦是如此的無局限。

有一個詩人，他自小也多病，聽他說，他天天躺在店屋的樓上，看什麼書什麼。他沒有成為畫家，但對藝術的愛好却成了一個根源。他能唱能彈，能譜曲能畫。我在小小「金銀島」裡竟自己那童少年的夢時，忽地想起他是不是還忙著在寫詩歌。我覺得他在小時候生病的故事與史地芬生的有些類似。無怪海明威也說：你要成為一個作家，有個快樂的童年是很好的開始（類似此話）。

史地芬生，羅伯斯斯的墳墓至今仍在城內。我還有時間去瞻望。以前在威敏士特教堂找到了狄更斯與其他文豪詩人的墳墓，高興得什麼。奇怪，我以前怎麼會這麼瘋狂？我是說，對文學。現在一切都是那麼淡淡的。奇怪。

我們參觀了許多地方，畫廊什麼的都不說了。工黨的政客還贊助我們看了一些貧民區。一向大家只看到繁華的愛丁堡，但貧民窟卻是挺怕人的，那兒的失業率高，兒童少年沒受良好教育。我們到的時候，見到一個中年男人，牽著一條瘦皮狗，一臉茫然地坐在一張長椅上，看著隨隊前往的電視攝影隊在拍他，竟一點也無動於衷；看來十分蕭索的樣子。向我們講解的是一名市議員，沒正面面面相，却說了許多大家聽了不由地笑的諷刺話。不管他們贊助大學生遊覽這些地方帶有什麼政治目的，但我們是真正上了一課。

在愛丁堡的舊城區溜達的時候，看的是十分古老的建築物。以前的人沒衛生設備，用廁之後，立即把糞便向街上潑。當時的情形可想而知。聽導告訴我們這件事時，我想起里斯阿曼老巴利的後巷，那種臭便往外流的情形，我一輩子印象鮮明。

舊街上的石塊，經年累月地給車輛行人風雨踐踏磨蝕，已有些凹凸不平，却記載著多麼古老的許多故事。人事幾番新，那些石板石頭却仍一心一意守在那兒。東德改革，柏林墮牆倒了，東柏林有個卅五歲的青年，他走在西柏林的街上，看著鐵幕內沒見過的繁華景象，又刺激又恐懼。天啊，這是我童年來過的地方？怎麼我一點印象也沒有？連那印象深刻的動物園也不似往日的面目，天空依舊是一樣，但那天天空又何處不一樣？他走着，忽地看到路面上的基石，一方一方的，是的，它們與我童年所見到的一樣啊！
X X X X X X

系里曾有過兩次，一次是到格拉斯哥聽有關土壤的專題演講，主講人是世界出名的一名土壤專家。另一回是看工場拿泥土樣品的實際過程。我與那兩個平時常在「一夥」的法國人東看看西看看，後來却開小溜，一路看郊外的風光去了。當時是深秋，我們路過一座古老的石橋，橋下是一個深谷，谷底是一帶清溪，水聲遠遠的傳來，像是仙樂人間呢。最美不過的是那些仍懸在樹上的黃葉與紅葉，那時太陽已西下，山谷里似乎有些幽暗的，但那些葉子，却全顯著秋陽最末的一抹金色，映出奪目異常的色澤來。我從沒見過這麼美的黃葉啊。

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小小的石屋，那熱愛文學藝術作品的柏德莉莎說：是勞倫斯小說里的。
以前沒與法國人真正接觸過。這一次一班六個人，三個就是法國人，發現他們所受的教育是全而的，叫人十分羨慕。我突然明白，為什麼大家都說他們很厲害。當然，那是教育的關係。對文學、對音樂、對繪畫、對哲學他們都有一定的認識，與他們在一起，談什麼都可以談得十分愉快。他們與我比較常在一起，去那兒，德拉克同去。無巧不巧大家的興趣又相同，所以沒多久就十分熟絡了。有一點就是他們的英語不甚靈光，常常開笑話，但大家一夥兒笑，笑得十分開心的。這一次回到這里，我還沒聽過什麼交響樂，但話劇已上了好幾次，我像個貧血的人，盡量在吸收滋養。我很忙，但我很快樂，很充實。我四圍的人對我都很好，這一點連中國來的學生都感到不明白。他說可能是他的英語不行，我覺得那還是次要的。我與那幾個法國人，不盡是以語言來建立起關係的。

(待續)

在集體平庸的時代，新保守主義籠罩的世紀末，文化藝術日趨平庸化，社會意識日益封閉，只有堅持掙扎，不斷向我們的生存困境挑戰。不掙扎就沒有藝術。經過痛苦才得到的快樂比沒經過痛苦的層次高一點。這是香港新浪潮導演譚家明在去年下旬接受訪問時的談話，頗能代表時下一般文藝工作者的自覺和理想。
目前世界政治正面臨共產專政主義崩潰的分水嶺，新的局面將是如何一番面貌，在東歐改革浪潮尚未穩定之前，誰也不能按下定論，但已知的是共產主義將會改頭換面，屆時是換湯不換藥還是面目全非，全繫於戈爾巴喬夫這個上帝或魔鬼一念之間的爭論性人物身上。
文藝創作也正面臨同樣的地步，藝術創作主

流一直在改革蛻變中，從六十年代的現代至八十年代的後現代，間中又有存在達達、意識流、鄉土、寫實、野獸、結構、解構、魔幻等等主義興起，形式漸漸決定一切創作的面貌。同時又有一些新保守主義者視自己為文藝主流，否定其他主義的存在，把別人的作品摺入一些狹窄定義的論調中，永遠把形式與內容二分，且貶抑前者。照譚家明的說法，這是「寫實主義的遺毒」。
其實，八十年代可以說是文化藝術領向多元化發展的年代，一切主義或思潮都有存在的權利，沒有所謂絕對的權威主流或文化土王，各個文藝工作者在文化歷史中所作的努力都應受到承認，而不是像六四天安門事件般都可以一筆抹煞。本地文化潮流目前仍有一個清晰的現象，華語程度普遍低落，本土主義開始抬頭，新舊作者仍在摸索個人風格，正如譚家明上面所說的「不掙扎就沒有藝術」，我們至少感到有點安慰和慶幸的是本地也有自覺性強而力求突破和創新的年輕作者，如李笙、陶然如、梁放、魁之、夢揚、李謹光、林陽、解輝等等。他們都脫離主義框框，不墨守成規，永遠樂於吸收新的滋養和知識。作品的好壞永遠是具爭論性的問題，但我們只要記住，好的作品在時光沖擊下是站得住腳的，壞的作品不論排到多高也始終會掉下來，歷史的眼睛永遠是明亮的。

梁放的「寫在白色冬夜」以書信方式述說個人的思想和生活，淺白親切，有很多引人深思的地方。該文因為篇幅關係而分刊幾期，過不得已，請作者和讀者原諒。李笙在「海的疑懼」中探討個人對文藝創作的執著至流放的感傷於「歷史在歷史中空白？」的悲劇里可感到他的現實無力感。讀該詩應先以散文方式略讀一遍，然後再一段一段細讀，逐句推敲，相信讀者也會如我開始讀時腦海一片空白模糊，至到最後就像調準鏡頭焦點，一切風景都清清楚楚地擺在眼前般的快樂。讀好詩就是有如如此的樂趣。「煙火」園地公開，歡迎各地作者踴躍投稿，與我們分享好作品的樂趣。

(方林)

